



“银松林”的囚徒

——秘密采访阿富汗前领导人卡尔迈勒

文 言 编译

相关背景

阿富汗1921年摆脱英国控制获得独立。1953年查希尔国王开始理政，并任命其堂兄达乌德为首相。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联合一批亲苏青年军官，乘国王在外治病之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共和国，对外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但后期达乌德因对苏联表示出离心倾向而招致杀身之祸。1978年4月，苏联支持阿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组成了以该党主席塔拉基为首的新政府。1979年9月，苏联打算利用塔拉基除掉越来越不听话且大权独揽的总理阿明，结果塔拉基反被阿明杀掉。此后，阿明与苏联关系破裂。1979年12月27日，苏联派遣十万大军侵入阿富汗，扶植阿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导人卡尔迈勒上台。

本文作者弗拉基米尔·斯涅吉列夫20世纪80年代曾是《真理报》驻阿富汗战地记者、《对话人》报主编，现任《旅行与休闲》杂志主编。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被幽禁在莫斯科的阿前领导人卡尔迈勒。本文记录下与卡尔迈勒的几次秘密访谈，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从1978年推翻达乌德的四月革命，到1979年末血腥的政权更迭和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及1986年废卡（尔迈勒）扶纳（吉布拉）。所有这些政治事件无不反映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亚的势力争夺，其结果是使阿富汗这个贫瘠的国家成为冷战的牺牲品。持续了20余年的阿富汗噩梦缘何而起？一个毫无影响的国家为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读罢此文，相信你会从中找到答案。

1989年12月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沿着苏共党政官员住的别墅区的绿色栅栏走着。我来到一个不显眼的门前，把手伸进信箱上方暗藏的小洞，摸索着按响了里面的门铃。铃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我有些发慌，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感觉像是整个“银松林”地区都知道我的到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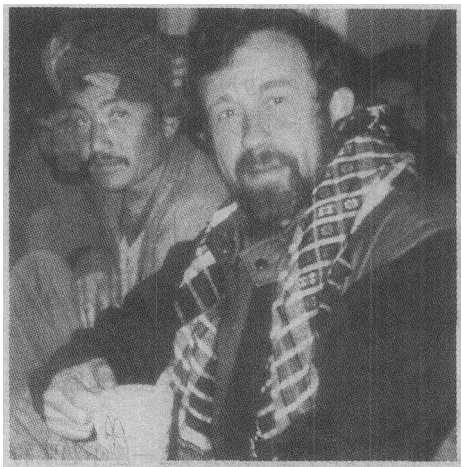
一个身体壮实的小伙子打开了围墙门。他故意不紧不慢，像是对待不速之客。他用身体挡住我的去路，反复盘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对这样的冷遇早有准备。这些克格勃小伙子已经习惯了人们在他们面前退却，他们从来不会遇到回击，而这正是他们的弱点。

出乎他的意料，我突然向前迈了一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等我！”我斩钉截铁地说。看到对方那双冷酷的眼中充满慌乱，我还真有点高兴。

“如果你不放我进去，会有很大麻烦！”想了一会儿，他让步了：“那你得去侧房找我们头儿去说。”

侧房就在30米外的一片松树下，主房对面是警卫室。但我为什么要去？“不，年轻人，如果卡尔迈勒同志看到他的客人先到你们克格勃那里去登记，他会怎么想？”小伙子抓了抓后脑勺，刚才的威风有些减退。他让我在这儿等着，自己沿着刚扫过雪的小路去找头儿了，而我则不慌不忙地向房门走去。

现在，在这幢两层木结构房子中住着前阿富汗领导人和他的妻子以及随从们。苏联人为他提供这个住处时，对他说：“休养一下吧，卡尔迈勒同志。恢复一下体力，伟大的革命事业还需要您。”但卡尔迈勒本人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状态：他是一个被锁在金笼子里的俘虏。



> 80年代，弗·斯涅吉列夫任《真理报》驻阿富汗记者。

我以前认识卡尔迈勒，他在喀布尔的宫殿里接见过我。那时，他带着国家最高领导人应有的威严。而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些把他推上阿富汗领导人宝座的苏联同志一夜之间背叛了他。这座豪华别墅与他在喀布尔坐过的监狱又有什么区别？只是伙食好些，可以去看病。

我与卡尔迈勒初次在“银松林”相遇是在1989年8月，我从《真理报》分到的别墅就在这里。一天，我出来散步，没想到迎面竟走来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个阿富汗小伙子紧随他，稍远一点跟着一个体格健壮的苏联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什么人。走近之后，我用他的民族语言说：“你好，卡尔迈勒同志。”他好像是在等着我这句话，向前跨了一步，我们握了手，互相问好，按照阿富汗习惯碰了三次脸。“怎么样？身体好吗？很高兴见到您。”通过一连串的问候我想试探一下，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能认出我吗？

他穿着黑色外套和毛衣，威风不减当年，但眼中充满忧郁，对任何一个偶然碰到的人都表现出兴趣，而这绝不像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他的阿富汗同伴也与我打了招呼，而那个警卫则在不远处踱步，眼睛盯着松树梢。

我没再让卡尔迈勒费脑筋，立即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在何时何地见过面。警卫也竖起耳朵凑了过来。我介绍了自己最后一次到阿富汗的情况。我们用英语、俄语和法尔西语交谈。我给卡尔迈勒指了我的房子，邀请他来做客：“我们喝喝茶，聊聊天。我很想知道您对阿富汗现代历史的看法。”

后来我们就经常见面。但他从没来过我这

里，总是邀请我过去。他的儿子或女婿当翻译，我们一起喝茶，一喝就是几个小时。



在他家通向客厅的过道上有一句标语：“保证良好的纪律和优质服务！”前半句看来是说给卡尔迈勒的，后半句是给厨师和清洁工的。卡尔迈勒表情严肃。问好后，他突然用俄语说：“《真理报》不讲真话。”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您具体指的是什么，卡尔迈勒同志？”

他拿出一份报纸，上面载有苏联外交部一位工作人员对纳吉布拉的采访。“《真理报》不讲真话。纳吉布拉在撒谎，好像我反对苏联撤军，好像我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现在撤出10万军队，将来要在阿派驻100万。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当然应该辟谣，但考虑到阿富汗的复杂局势，以及你们这里的局势，我不想这样做。但你们也要负很大责任。”

“这个作者不是我们那儿的。”我反驳道。

“我知道。但不管怎样，你们没有真正的公开性，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看得出，卡尔迈勒今天情绪不好，与他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为我们当翻译的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的儿子卡瓦。卡瓦坐在他身后直耸肩膀，他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

“我从来都是讲真话。当八年议员时讲真话，当总书记时也是如此。但对您的提问讲真话意味着什么，您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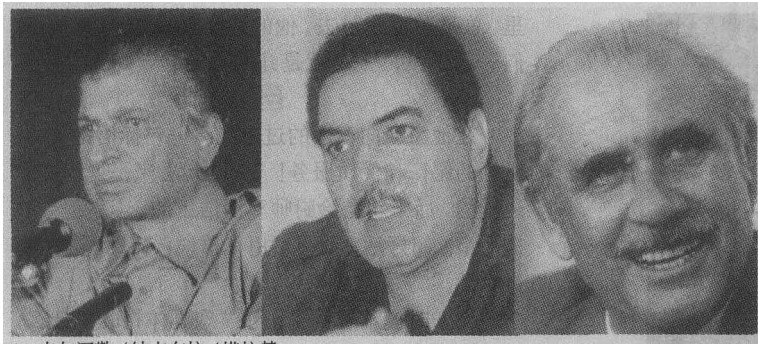
“我明白。”

他朝我挥着手掌，意思是不要着急。“我一切都知道。我知道为什么除掉达乌德，知道是谁、为什么杀死塔拉基，知道是谁、怎样杀死了阿明。我知道是谁迫使我辞职，让纳吉布拉上台。我知道的太多了。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说。时候未到。”

“但是，卡尔迈勒同志，您保持沉默当然是一种高尚行为，可是别人却在到处张扬，接受采访，批评您。”

“您说的是纳吉布拉？我从事政治斗争的时间比他的年龄还长！难道他是第一个提出民族和解政策的？不，是我！我在苏共26大上的发言18次被掌声打断，而就在那一年我被赶下台。就算纳吉布拉没有良心，那么谢瓦尔德纳泽呢？是谁需要、为什么要把我搞掉？为什么让我在这里，像动物园里的动物，给吃给喝，可以散步，但不给自由？为什么不让我回阿富汗？为什么？”

看来，这个话题今天是谈不拢了。但也没办



卡尔迈勒 / 纳吉布拉 / 塔拉基

法，只好谈下去。

“至少有两个原因妨碍您回国。纳吉布拉处境本来就十分困难。我们的军队撤出后，他不得不在各个战线作战。您回去未必能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

“但纳吉布拉在党的领导层中没有拥护者。”卡尔迈勒激动了。

“就算是这样，纳吉布拉后面还有国家安全部，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卡尔迈勒宽容地微笑着：“您不太了解情况。那里没几个忠于他的人。您知道他曾经当过我的保镖吗？是啊，走在我身边，不断地表示‘我要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您’，但现在他又在说什么？！简直是个叛徒！如果您和我一起喀布尔，您就会看见人民怎样欢迎我。”

“但我不会跟您去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想活着，而您和您的同行者只要一下飞机就会被打死。这是您必须呆在这里的第二个原因。”

他也盯着我的眼睛看着。也许我不该这样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话，哪怕是下台的。阿富汗人是不能被委屈的。但他的心底却压着什么东西。

“我不怕死，愿为祖国而死。”他轻声说道。

“为什么要死呢？可能我夸大了危险程度，但我清楚地知道，您个人的悲剧在于：阿富汗人民确信，您是乘着苏联坦克来到喀布尔的，是坐在苏联刺刀支持的宝座上的。您在自己的祖国是不受欢迎的人，卡尔迈勒同志。”

“这是撒谎！”他本来就发黑的脸色更暗了。“是的，我有很多敌人，因为我在斗争中从不留情。但不论是在喀布尔，还是坎大哈、赫拉特、贾拉拉巴德，我都能感觉到人民热爱我，跟我一条心。人民如此，党也如此。”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今天最好打住。我转了话题，谈了些无关痛痒的事，奉承了他几句，并表示希望保持接触。我们友好地告别，似乎刚才什么都

没发生。

四

1979年的最后几天，阿富汗领导人哈祖菲拉·阿明被杀，并被宣布为“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沾满鲜血的暴君”、“中央情报局特务”。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当选新的总书记。

卡尔迈勒通往阿富汗最高领导权的道路始于15年前。

1965年1月1日，在喀布尔郊区一座不起眼的土坯房里聚集了27个年轻人。这座房子属于一个名叫塔拉基的作家，而集会者是各马克思主义小组选出的代表，来参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大会。一些幸存下来的党内人士告诉我一些十分重要的细节。会议开始前，一个叫巴达赫什的代表为所有与会者照相留念，先是全体合影，后按民族分组。这些人选举最年长的叫JAJI的人作做会议临时主席，此人当过空军飞行员。因为室内黑暗，他和副主席及秘书坐在了窗台上。卡尔迈勒和塔拉基紧挨着坐在第一排。人们压低了说话和鼓掌的声音，因为会议是秘密的，要防备警察突袭。

会议开始时，与会者向为自由献身的人们默哀一分钟。塔拉基发表长篇讲话，谈的是阿富汗历史的发展、建立进步政党的意义、帝国主义影响的危害。然后卡尔迈勒讲话，谈的更多的是国内局势。会议通过了党的章程和纲领。党的总路线为“建立摆脱人剥削人的社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后，被选出的7位中央委员召开了全会，选举塔拉基为第一书记，卡尔迈勒为副书记。

人们都知道阿人民民主党后来发生分裂。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的裂隙在那次成立大会上就产生了。JAJI发现自己未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一气之下当时就脱离了该党。代表们怀疑，塔拉基、卡尔迈勒和巴达赫什三人在两轮投票中，不但投了别人的票，也投了自己的票。

一年后，卡尔迈勒和他的支持者退出中央委员会，成立自己的派别“帕尔恰姆”（意为“旗帜”，故被称为“旗帜派”），宣称是“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塔拉基领导的一派“哈尔克”（意为“人民”，被称为“人民派”），宣布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旗帜派”中多为富裕的地主、商人、知识分

子、高级军官出身的人，该派中有很多塔吉克人。“人民派”中社会下层居多，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

1968年，哈菲祖拉·阿明出现在阿政治舞台。他从美国大学毕业后返回阿富汗，加入阿人民民主党后，大肆鼓吹普什图民族主义思想，连他的“人民派”战友们都被他的讲话吓呆了。在一次中央全会上阿明被留党察看，并被扣上“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的帽子，对此他怀恨在心。

60年代末，在喀布尔出现了一个叫做“穆斯林青年”的组织。它的目标是“建立真正伊斯兰国家”，其全部生活应该建立在原教旨主义基础上。这是后来抵抗苏联军事入侵的伊斯兰党和派别的雏形。它与人民民主党两派并存，没有互相仇视。二者的队伍都不断扩大，威信也不断提高，但爆炸的危险也在不断积聚。

1973年，由前总理、查希尔国王的堂兄达乌德领导的一群军官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查希尔国王，宣布建立共和国。伊斯兰党人将此视为开始行动的信号，“穆斯林青年”先在潘杰希尔峡谷开展反政府活动，并扩展到其他各省。“穆斯林青年”成员在巴基斯坦接受军事训练。这些人很快成为“杰哈德”（意即“对异教徒的圣战”）的骨干，而“异教徒”指的是喀布尔的官员们。就是说，达乌德政权受到两条战线的进攻：一面受到伊斯兰狂热分子的攻击，一面受到人民民主党的抨击。

1977年通过的新宪法宣布阿为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却取消塔拉基的人民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政治组织合法活动的权利。在即将到来的危险面前，拥有2万党员、在武装部队中有约3000自己人的人民民主党两派领导人摒弃前嫌，签署了“团结声明”，重新团结到一起，条件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平起平坐。

1978年4月17日，发生了一件关键性事件：阿情报部门暗杀了“旗帜派”重要人物海巴尔。首都喀布尔震怒了。连续三天，为数众多的人们喊着反政府口号上街游行。达乌德总统与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并秘密会见美国大使后决定解散人民民主党。25日夜，包括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在内的该党所有主要领导人都被逮捕。

4月27日，以卡迪尔上校为首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民族民主革命开始。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被从监狱中救出。从此，一系列屠杀、政变、战争、混乱开始了。

起初，革命者毫不留情地处决了达乌德总统、他的家人和他周围的人。40多名部长、国务活动家

被处死，很多人被投入监狱。新的“真正民主政权”确立。但阿富汗革命者看来历史学得不好。作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塔拉基做的第一件事是授予他“最忠实的学生”阿明无限的权力。崇拜斯大林和卡斯特的阿明立即开展了清除异己的运动。所有的毛拉、商人、哈扎拉人、俾路支人都成了敌人。但最主要的敌人是党内的战友，首先是“旗帜派”以及不小心批评过阿明的人。他热衷于将自己的同志投入监狱并严刑拷打。镇压浪潮席卷全国，城市里每天都有国家机关人员、商人、军官、神职人员、大学生秘密失踪。

对一些有影响的“旗帜派”人员，阿明暂时没敢动，把他们派到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卡尔迈勒被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阿明渴望权力，而且是全部、绝对、惟一的权力。他生来就是要当独裁者。他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批评过苏联！有一次在一个苏联代表团面前，他居然说“我比你们更苏联化”。

权力伸手可即，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只站着一个人——英明的、敬爱的导师塔拉基。每次见面时阿明都要吻他的手。

1979年9月根据阿明的命令，导师被用枕头捂死。阿明成为阿最高领导人。他的警卫都是克格勃派的，做饭也由克格勃厨师做，为他治病的是苏联医生，他的周围到处是苏联顾问。

国家在内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安拉的战士”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处是起义，到处是枪声。阿明也像塔拉基一样，请求苏联予以军事援助。其实，在阿军队中已有穿着无标记制服的苏联的将军，天上有苏联的战斗机。但他们还想要更多的东西：“支援我们一些军队，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击溃敌人。”

镇压更残酷了。卡尔迈勒被从布拉格召回，好像另有任用。卡察党风声不对，带着家眷藏了起来。阿明气疯了，他对到访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说：“如果我们找到卡尔迈勒的行踪，我们一定把他弄到阿富汗，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务枪毙。”此后，卡尔迈勒隐藏得更深了。

1979年12月，苏联终于满足了军事援助的乞求，派遣了规模庞大的“数量有限的部队”来到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国家宫，那里住着邀请他们来的人。12月27日夜经过一番血战，国家宫被攻占，阿明被打死。28日，全世界都知道了新的阿富汗领导人，他就是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王 琪）